



我在俄罗斯的日日夜夜

WOZAI
ELUOSIDE
RIRIYEYE

孙 禹 著

我在 俄罗斯的日日夜夜

孙 禹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我在俄罗斯的日日夜夜
WOZAIELUOSHIDERIRIYEYE

著 作 者：孙 禹
责任编辑：邵 丹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杜凤宝
版式设计：马寄萍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锦州印刷厂
地 址：锦州市山西街 38 号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140,000
开 本：787×1092¹/32
印 张：7
印 数：1—10,200
版 次：199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13-1520-3/I·1345
定价：6.80 元

内容简介：

作者曾是一位在俄罗斯自费经商两年的下海记者。在这个阶段中正是原苏联解体、变革的剧烈时代，作者以记者的眼睛和个人的亲身实感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从多个方面生动地反映出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痛苦与欢乐的境遇；反映出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生活交往的情趣；反映出俄罗斯的风土人情以及俄罗斯人在动荡岁月中的心态。

该书以生动有趣的数十个标题和有血有肉的口语化纪实内容见长。凡是去过俄罗斯和东欧的人可从中回忆出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的情感；没有去过俄罗斯的人则可从书中感受到当年闯俄罗斯的中国人的生活实况，增长见识。

目 录

魂断莫斯科郊外	1
生意合伙人遭抢狗被杀	4
我的朋友曾是克格勃	7
夜宿“爱华”旅馆	16
中国人在莫斯科火车站提货纪实	19
出国的男人有几个省油的灯	23
出国的女人与“傍肩儿”	27
中国人在莫斯科打赢了官司	31
周末与朋友去“达恰”	37
莫斯科租房子不易	42
我的单身女房东	48
不小心，伤了女邻居的心	53
参加朋友妻子的生日庆祝会	56
莫斯科的“蛇头”在干什么	60
“身份”——困扰着因私出国的人	64

在莫斯科看脱衣舞	68
在莫斯科剧院看舞剧	71
在莫斯科看电影	74
逛莫斯科的“文化市场”	78
认识的漂亮姑娘是妓女	81
上红场一定要去列宁墓	85
俄罗斯变革苦了老年人	88
特殊行业——接、养、送“鸭子”	92
麻雀、鸽子、野鸭子，中国	
人看见就动“能吃”的念头	96
俄罗斯人再穷也要有鲜花	99
狗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	103
达尼亚太太与狗	109
在莫斯科“打的”历险记	115
提货、上银行如同地下工作者	122
有朋自远东来	126
俄罗斯姑娘漂亮，但你行吗？	131
我买了车，又被迫卖了车	137
结伴出来的朋友大多数都散伙	141
在俄罗斯飞地当“大款”	147
出国最易被同胞坑	153
雇俄国人有时能把你气晕了	158

夜半遭劫险丢命	162
送朋友去匈牙利	168
莫斯科上厕所难	174
酒后开车险进警察局	178
乞讨者并不讨人嫌	182
在莫斯科住院记	186
走进艺术殿堂博物馆	190
辉煌的莫斯科地铁	194
莫斯科青年人的婚礼	198
胆大者什么都敢往回带	202
挣了钱设法带回国	206
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	211
练摊儿的技巧	215

魂断莫斯科郊外

我的朋友 Q，在国内情场失意，一跺脚奔了莫斯科。因为去的时间早些，所以在生意上着实春风得意一阵子。初见他时，手腕上扣着俄罗斯的金表，脖子上挂着俄罗斯的金链子，出手也是成打的卢布，再看着他手上的照片，一位关系和他非同一般的漂亮的俄罗斯女大学生，再加上谈吐中间嘟噜几句俄语，真是让人欣慕。可是没过多久，我听说他出事了。再见到他时，判若两人，原来的神气儿全没了，增加的是一身伤痕。他向我道出一段大难不死的心惊故事。

“前些日子的一天，我和一个哥儿们到体育市场卖羽绒服拼缝儿（挣中间差价），上午一个多小时就甩出去 40 多

件，真是火极了。兴头上我们又返回驻地运来 40 多件下午卖，照样火爆。浑身上下的兜里都塞着卢布便打道回府了。出了大市场，正在张望着想打的，一辆小面包便驶到眼前，讲好价钱便上了车。车没走多远，又上来两个膘肥体大的俄罗斯小伙子。我感到有些不妙，向我的哥儿们嘀咕，他说“不怕！我有一把瓦斯枪”。

兴奋过后产生一丝倦意。待我刚想闭上眼睛眯一会儿时，一硬物顶在我的头上，睁眼一看：妈呀！是枪！我下意识喊坐在我身后的哥们儿。哪管用呀，此时他被另一人用警棍顶着，只有张大嘴的份儿。我一看这阵势，明白反抗是徒劳的，赶紧用几句俄语说明，别动手，我们给钱。身上被翻个底掉，金表、金链子也给摘了，随后使用绳子绑我们。这一绑，我们胆颤了。我那位哥们一句俄语不会，大声求饶，随之招来一顿恶打。我赶紧阻止他别喊了。这下更坏了，他们听不懂，认为我俩商量什么呢，连我一块打。接着把我俩塞在座位空档内，他们那狗熊般重的身子便坐在我们身上，简直喘不过气来。车一个劲儿地开，在我感到再过一会儿就要憋死时车停了。我们被从车里拖下来，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定睛一看是莫斯科郊外，身子旁边不远处是一条河。坏啦，这是要我们命呀！刚想到此，警棍便抽下来，我那哥儿们几句喊叫便没声了，我也立刻装死倒下。一个小子来摸摸我脉后又狠踢了我两脚，另一个催促快走。我感觉到鞋被扒下来，车很快开走了。”

“好长时间我才苏醒过来，睁开眼看见黄昏落日，看

见我俩浑身的血迹，泪水一个劲的往外流。不知为什么，我想起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儿，心想，我们这是魂断莫斯科郊外呀！我试着要起来几次都不行，好像腰已断了，我爬到伙伴跟前嗅嗅他还有气儿，碰醒他说走吧，他说走不了了，可能要死在这儿了，我心想哪能死在这儿。我用牙咬开他手上的绳子，又让他给我解开绳子，然后咬着牙站起来，往望得见的几幢别墅走去，满脚的刺儿都感觉不到疼了，只想快点见到人。走出约 200 米看见一个骑车的人，我的样子把他吓坏了，我赶紧告诉他情况，请他报警。他答应我们走了。我回头看见那位也几步一个跟头的追上来，看来他比我伤重。约个把小时来人了。有个人还真不错，把他的水和面包给我们，还把他的鞋脱下来给我穿上。刚才挨打时我想，不死一定要买把枪，看见老毛子就开枪。看来还有好人哪！”

“警车先把那位伤重的哥儿们送到医院，把我拉到警察局询问情况做笔录后才送到医院。一个来月根本无法躺下睡觉呀，你看现在这紫印子都下不去。多亏护士的照顾，否则罪就更受大了。至于破案，那没戏，认倒霉吧！现在，我那哥儿们已有些神经了，一个人不敢呆，听说过几日要回国了。我都不敢见他。我现在天一擦黑就犯怵。他妈的，最让人感情受不了的是我没钱了，那女朋友也不见了。”

我这位朋友还真是条汉子，至今没回国，现在一个心劲儿在学俄语呢。他说有朝一日，非把这损失（物质和精神）夺回来不可。

生意合伙人遭抢狗被杀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我从电话声音中辨别出是我的生意合伙人 W。他语无伦次地说：“完了！我出事了，我夜里被黑社会洗了，抢走一万五千美元，还有皮夹克……你赶紧开车来吧。我现在在区警察局。”

我的身子随着他的声音往下沉，满指望这批空运来的一千件皮夹克多挣点，现在货已出手一半多，眼看钱就挣到手时砸了。为这批货，我们和北京的家里人真没少受罪，这怎么交待呀！

我和翻译在一个黄色二层小楼里见到 W，他两眼无光，满脸灰黑，嘴唇上泛着白，像涂了一层石灰。屋内三个警察，一个满脸酒劲、秃顶，一个胖子像是怀胎十月，一

个高个子留着小胡子的倒蛮精神。警察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堆东西：护照、签证、药品、各类其他证件，还有一把菜刀，秃顶警察在那里翻看着。W 会些俄语，但警察并没做什么记录，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我一边做自我介绍，一边看那在翻东西的警察运气。问他翻什么？他说看有没有毒品。真活见鬼，不忙着破案，却在这里找报案者的碴儿。

后来得知，他们怀疑是黑吃黑。另一个胖警察诉苦说他们现在工资太低了，没有人愿意干工作。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已悟出这里面的门道了。我和 W 商量，破案后给他们 40 万卢布。这三个警察一听这话精神来了，立刻做起案情记录了。

“我昨天半夜从‘爱华’招待所朋友处取回货款回来，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车臣共和国的小伙子叫山明里，他是我的朋友，他住处来了朋友而到我这里住。夜里 1 时，我猛然听见我的狗叫唤，睁眼看见屋门口闪动着七八个人影。我想翻身起来，但此时脖子上已被人用刀顶住了，立刻有人上来捆住我的双手，后来知道是被割断的电话线，眼睛被布蒙上，嘴里塞上了东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于是使劲哼哼，我一哼哼狗便叫，他们立刻去对付那狗。事后发现狗被他们呛死在卫生间的澡盆内。”

那条我熟悉的狼狗惨死在澡盆里，半池子水，狗嘴边的水中汪着一圈鲜血，狗身上蒙着两条毛巾和一条裤子。当时，我的眼睛慢慢模糊了。

“他们见我哼哼就使劲踢我的腿，威胁要杀我。我只
好交出保险箱的钥匙。我求他们把我和哥儿们的三本护照
留下。事后发现他们把护照留下了。山明里被他们带走了
(后来证明山明里是强盗一伙的)。我听他们的口音不像是
俄罗斯人，像是黑头发的中亚人。他们还拿走几十件皮夹
克。临走时，威胁我不要报警，否则，杀了我。我听到他
们下楼的声音，又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站起来用门框
蹭掉了眼罩，又设法弄出口中的东西，站在椅子上用反手
打开暗锁。我在楼道里大声喊，请人出来帮我，但没有一
个人出来。我回屋自己磨断了绳子，跑到这里报案。”

几天过去了，警察没有找到山明里，因为山明里的家
不在莫斯科，现在是另一个国家了。他们做完案就跑回去，
警察拿他们没办法。

破案的希望越来越小，生意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却越来
越大。其他两位出大头资金的合伙人简直痛不欲生，他们
是借债做生意呀。W 麻痹大意，引狼入室，自然责任重大，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 W 再也不去警察局了，他彻底失去了破案的信
心，警察在他最后一次光顾时这样安慰他：“我真不明白，
他们抢走钱后为什么不杀你，你能保住命已很幸运了。”

的确，W 比起那些倒在莫斯科的同胞来说已宽心多
了。W 回国缓了一个月后又筹一批货返回莫斯科，如今怎
么样？不知道！祝他好运吧！

我的朋友曾是克格勃

把我领进俄罗斯人圈子的是萨沙。

初到俄罗斯，对一个不会俄语的人很难真正了解俄罗斯人的状况，而我内心却涌动着一种走出中国人的圈子，走进俄国人中间的渴望。有人向我介绍了一个会些中文的小伙子，我急切地和他见了面。萨沙不像有些俄罗斯男人那样高大，但很结实漂亮。事后证实，他是一个很容易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他的汉语虽然结结巴巴，但我以中文专业的敏感，觉察到他的语法是科班出来的，这使我警觉，凡是科班学汉语的人大都和克格勃有联系，因这是冷战时期的需要。

我问他从哪里学的汉语，他说是从一个邻居那里学的，

因那个邻居原来是中国赴苏的留学生。尽管他解释得合情合理，但我的直觉反让我将信将疑。好在这不是过去那个时代。

记得在国内当记者时，有一次应邀到朝鲜大使馆看一个介绍朝鲜成就的记录片。挨我坐的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苏联记者，他中文很好，我们没一丝语言障碍地进行交谈，以至于我问到他的生日，竟那么巧，和我同年同月同日。一下子我们似乎成了久别的朋友，几乎再没注意看那刻板的电影，一直聊到电影结束。分手时，他希望能有机会参加我们组织的青年人的活动。

没多久，因一个活动我想邀请他夫妇二人参加。同事叮嘱我，最好事先和市外办打个招呼，他汉语那么好，要是个克格勃怎么办？一听“克格勃”这词就让人胆颤。我到外办打了招呼。第二天我问结果时，回答我他有克格勃嫌疑，最好别打交道。既如此，他打来电话我也是淡淡地应付了。他很知趣，从此没了音讯。

冷战结束了，但“克格勃”的余威犹存。每逢我路过距红场不远的那拥有四座大楼的克格勃总部时，脚步总是下意识地加快了。在莫斯科有几次打交道的机构都隶属克格勃，所以不敢深谈生意上的合作。但实话说，克格勃机构的人让我有好感，他们是一些工作有效率的人，是俄罗斯人中的优秀分子。

萨沙在一个合资公司给总经理开车，收入不太多。总经理是俄罗斯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的一分子，我事后见过

他，30多岁，却拥有别墅、汽车和很多情人。萨沙因总经理常在晚间幽会情人而很晚下班。他干够了，声言要和我一起工作。我则到俄罗斯不久，还没想到要雇一个人，所以让他等等看。我建议先在一起互教对方学语言，他很高兴地接受了。

萨沙35岁却独住一个10平米的小屋，好在单元里的另一户是个中年妇女带个女儿，因城里生活消费高，便长年住在乡下，偶尔她女儿来看看房子。厨房、厕所、洗澡间都是他一人用，因此倒也不显得拥挤。

我们在一起学习是件很轻松的事儿。学习前常先合做一顿晚饭，我时常拿去的国内食品往往会增添晚餐的气氛。他在抽烟、喝酒上很有节制，三年中我没见到他醉过一次。这在俄罗斯男人中不是件容易事。萨沙学习很认真，学得也很快。但没几日我便看出来，他是对学过的汉语恢复得很快。我们已相处很熟了。一次在他正为学会的一句北京话得意时，我盯着他的眼睛：“你应该诚实地告诉我哪里学的汉语。”他并不吃惊我的问话，略一沉思说：“我当过兵，是在部队里学的汉语。当时服役在后贝加尔。”

我知道后贝加尔离满洲里很近。我冲着他神秘地笑了笑，分明是不相信他的话。他耸耸肩，意思是说：“随你怎么想。”他很会教俄语，加之我也是急用现学，立竿见影。遇到场合我变着法儿也把学的几句抡出来。没多久我便敢冲到大街上逛商店买东西，听到电话铃声也不至于手足无措了。那种感受真有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一样。

两个男人在一起哪有光学习之理，时间一长，相互熟了，谁也不拘束了，相互的话题也会触到一些隐私的地方。萨沙说他结过两次婚，没要孩子。说他那两位夫人都很漂亮。我激他说不相信，他立码儿拿出相册让我看，的确是很漂亮。第二个妻子离婚后也未结婚，他指着窗外一座不远的楼说：“她住在那儿。”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婚。他手指着第一个妻子的照片说：“她脾气不好，对我和姑娘交往管得很严。她说什么时候都可满足我的要求，但如果发现我和别的女人有那个，”他用手做一剪刀状，指着自己的“宝贝”，“就剪掉它。”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有过那种危险没有。”

“当然有过，只是她没当场抓住。有一次中午，我和一个新认识的姑娘在家里做爱，我无意地往窗外看了一眼，发现她回来了，把我吓坏了，立刻将姑娘推出门。她们肯定在楼道楼梯上相遇了，估计她是以女人特有的敏感嗅出气味，进屋就翻出剪刀握在手里，笑咪咪地让我坦白。我死不承认。尽管我装得很像，她也不相信我，不过总算混过去了。但她时常因一些事儿和我吵架。时间一久我们就分手了。”

我问他以后见过她吗？他说：“没有。听说已经结婚了。”当然好奇心会促使我问他第二个妻子的情况。他又翻到第二个妻子的一张特写照片。

“她很好，不怎么管我。她很能干，是一家商店的部门经理，挣钱比我多。她很追求享受（事后见过，没给我